「末代皇后」的導演

宮闈秘史，當然吸引人。有幾位朋友，未看「末代皇后」，就問起此片的導演來。茗翁奇而反問：報紙上不是有他的名字嗎？不料，他拿了幾份報紙，談及他，都只稱「導演」而不名。這位來港訪客，就變成「神秘人物」了。

幸而茗翁與他有一面之緣。因老友以在下同這位導演，都是「歷史發燒友」，特別安排見面，促膝而談。互相交換姓名，乃知他姓陳，名家林。他給茗翁的印象，是可以做明星，心下給他四字贈言，是「有型有歌」，適合飾演英俊人物或某些大人物（例如斯大林）。原來他在大學，是讀表演系的。在談吐中了解他，他很適合發展爲自編自導自演的全才。

在影視界朋友中，對清史有高度興趣除了盧國沾，就數他了。見陳導演一次面，就稱他爲「朋友」，你與他會不會「交淺言深」呀？剛剛相反，恨沒有多點時間與他交談。只知道他另一部電影「譚嗣同」（在香港放映時改名「戊戌政變」），再看他今次的「末代皇后」，覺得他可以成爲「內地的李翰祥」。因爲他愛好研究歷史，拍歷史片不用什麼顧問。看他在上述兩片所用佈景、道具，洞見他在這方面的功力。事實上，他拍歷史片，已是個老手了，例如電視連續劇「努爾哈赤」，就在內地播映了幾年。妙在今次趕回內地拍電視劇「袁崇煥」——在歷史上，袁崇煥正是努爾哈赤的死對頭。

切陽

何大力人如其名，力大無窮，身段十分標準，正大夏佬一名，城市舉凡有什麼健美先生比賽之類，照例參加，亦經常得獎。

新近邂逅得一名風塵女子，名阿嬌，年已近虎狼，工作于日式夜總會中，性頗動儉，年來積蓄不少。

阿嬌對男人選擇，以抵食夾大件爲主，有好友介紹彼認識大力于風月場所以外，不旋踵即論婚嫁矣，然而事實上，兩人之間尚未有體膚之親也。

及至洞房之夕，雙方眞正互相燕好時，阿嬌方了解到何大力徒得虛名，大力之優點，並非各方面均如此。

露出最重夕埋怨，幾近決裂。

大力遍找奇醫，希望有所補救，終覓得一人，賜以藥丸，囑之分日吸食，食後其陽如獲雨露之幼苗，日漸稍長，既粗且壯，阿嬌大喜。但好事不常，不久後大力之陽，越長越長，已幾乎與雙脚齊，急找該奇醫，求代解決。見醫生日，阿嬌陪在身旁，醫驗大力後，認爲一定要切去其中一大截，方可解決，阿嬌曰：「不可改變方法，令彼雙足增長乎。令脚長較爲理想于切陽也。」

太平小記

三風

同不有固名洋與譯名

香港將出現的科技大學的校長吳家瑋，今長三藩市州立大學，出世于上海，他與他的全家雖俱華裔美國人，但都無洋名，祇有根據漢語拼音的譯名。華人中的名人不論是中國人或是外國的華裔，亦都無洋名，見諸洋文，俱根據漢語拼音，精通英文的林語堂亦然。譯了「莎士比亞全集」，編了許多英漢字典而在本月初赴修文之召的柴實秋又然，我亦找不出有例外者。可是，華人中若信奉尊耶穌的宗教者都有他的教名，教名自係洋名了。提到科技，中國研究西洋科技的前輩是明代崇禎時禮部尚書徐東閣大學士上海徐光啓，他受意大利教士利瑪竇的影響而信天主教，教名是保祿。

舊日上海租界上最大的買辦是虞洽卿，公共租界當局且把貫通南北的西藏路改稱虞洽卿路，他亦祇有譯名而已！香港所稱之後生，在舊日上海的洋務機構中稱BOY，譯作「僕歐」，都有洋名也很難，叫男姓中譯名，定加「密斯脫」，叫「僕歐」洋名，則如我們上海人所謂「叫阿貓阿狗」，香港洋化，英語流行，有個洋名是普通的。我也不認爲美國華裔不用洋名是了不起，既非中國人了，加一個洋名還表示其有歸屬感，事實上是十二分調和的呢，請問有什麼不好？

打坐新學說

沒想到嚴浩這位現代青年，還是搞藝術（電影）工作的，却對一些傳統東西有興趣。

年前，他曾參與「剃度」，實戒了一個星期，從此也研究起佛學來。

最近他也養成「打坐」習慣，其實也不是最近的事了，嚴浩說，他「打坐」斷斷續續的維持了三年左右，中斷原因是拍戲關係。這一陣他不必東奔西跑，持續時間較長，難怪見他一副唇紅齒白的靚仔樣，「打坐」果然有用。以前也聽鄭文雅說過如何「打坐」，這天聽嚴浩說得更詳細。

他表示，「打坐」主要是幫我們恢復元神，讓我們體內的「氣」毫無阻窒的運行，從而加强各部機能，健康自然好了。

嚴浩探的是坐的方式，名符其實的「打坐」，他說坐在地上或椅子上都一樣，只要採自然的姿勢，不必故意的挺胸或彎腰向前，雙脚微張，雙手放在膝上就可以了。

如果坐在地上，雙膝盤起，雙手照樣放在腿上。總之以自己覺得舒服的坐姿爲準。

開始「打坐」時，雙目輕閉，但眼睛要稍稍向上看，心裡只想着丹田，如是者默思十五到二十分鐘即可。

從未聽過「只想丹田」的話，覺得很玄。丹田（肚臍下約兩寸到三寸的部位）既無形態，如何去想？嚴浩說，那就是要想着該部位，慢慢的眼睛便可自內看到丹田，到達此境界「打坐」便生效了。丹田等如體內氣門總樞紐，當思想集中在這點上，這個總關便打開，「氣」便順暢地在我們體內循環，並推動血液細胞等的正常運作，持之以恒，自然得益。

醒目

鹽梟勢大攻城抗官

歷史爲作小說者用作資料，中西皆有，事甚普通。如法國大小仲馬之寫路易諸王——自路易十四至大革命之路易十六，何止十部名作；即以立國淺近的美利堅言，一九三六初版至今五十一年每年仍重版之「隨風而去」，電影一九三九滬譯「亂世佳人」，用林肯解放黑奴南北戰爭時之南方諸州的軍事行動、物資走私、社會生活作背景，便是極近之一例。今重翻此暢銷如新之小說，便覺極與我國抗戰時期的後方重慶、昆明、與目佔領區——各色敵僞（京滬、平津分爲二類）之來往浙金華、粵淡水韶關、滇緬公路、滇越鐵路各交界點上走私如一梯模。遠之，當然須提到最最普及民間之三國演義。但都是「小說」，皆非歷史，毋待贅言。

如身歷其境，有聲有色，且逼真生寫「張汶祥刺馬」，便追隨馬作親信立功。

再穿插女色故事，馬官至山東巡撫時，乃去投奔，演成可觀之小說。

鄭被殺，張逃脫，遂有報仇刺馬之事。

牛山堂隨筆

陸天雷

醒目人目詩詞

減字木蘭花

終身制

鞠躬盡瘁，諸葛孔明可謂最。學古人耶？要戒私兮又戒邪！

權雖要掌，人到老時種要享。有腦能思，棧豆何堪再懇之。

既往開來時期

趙紫陽

現在可不可以說是「趙紫陽時代」到來了呢？我可不贊成這樣的說法。這等於將「時代」這個特定名詞濫用。

不錯，趙紫陽有很多優點。從他過去的言行看來，他做中共總書記會比胡耀邦做總書記好些。他做人比較圓通，沒有胡耀邦的榜樣在，他對那些「元老們」會比較「尊重」，儘管他們已經退休或半退休。胡耀邦「元老們」不會同鄧小平告趙紫陽的狀，「煲」他胡耀邦的經驗，鄧小平也不可能再對趙紫陽施加任何「壓力」。我認爲，在十三大以前，趙紫陽一再公開表示他不願當總書記，便是他的「精明」處。「元老們」都讓路了，總書記才可以是眞正的總書記。而政治局常委，才可以發揮集體領導的效能，不致重蹈胡耀邦那兒沒有。」他說的也很具體，人們知道他對香港的印象了。他對香港女性的服裝，講究突出綫條和身段，可是香港婦女衣服那麼寬大，女像滿街都是大布口袋子。其實，阿城不知道，二、三十年前，香港滿街都是穿旗袍的。香港的旗袍跟上面的不同，上面的旗袍比較寬鬆，香港的旗袍緊緊地貼在身上，就好像一層美麗的皮。有的人爲了顯得腰細，裡面還用腰封把腰部箍得緊緊的。後來不知怎的，街上幾乎看不見旗袍了。只有在隆重的豪華的場合才有。一九八二年回到香港，滿街都是燈籠褲，變變幹幹的也穿，遇着就像一把圓扇，後來又興重重疊疊，後來又是東一片，一西片的「乞丐裝」，後來就是阿城說的「布口袋」了。

瓦松花

淡林

燈籠褲 乞丐裝 布口袋

很多人都知道「棋王」、「樹王」、「孩子王」是誰寫的了。小說家阿城，寫了第一本小說「棋王」，就風行一時，很多人看。他自己都不知道什麼。

據說這個人，很會講故事、編故事，平時有意見，也不明說，隨口就講個故事出來，那意見，就在這故事裡面了。

不久前，來過香港，人家請他演講，他不講，一開始就跟聽衆直接交談，對話。那一次，我坐得很前，正對着他。

有人問他對香港有什麼印象，他也沒正面地回答。他採取了一種類似說故事的方式。他說：「前兩天，他們給我們拍照，我說，別在這兒拍啊，你看，我們頭上那麼多大紅燈籠，別人一看還以爲是天安門呢。要拍就找個玻璃大廈，我們要拍「拍攝」時，他說他不大理解。他說內地的女性的服裝，有點意見，他說他不大理解。他說內地的女性的服裝，講究突出綫條和身段，可是香港婦女衣服那麼寬大，女像滿街都是大布口袋子。其實，阿城不知道，二、三十年前，香港滿街都是穿旗袍的。香港的旗袍跟上面的不同，上面的旗袍比較寬鬆，香港的旗袍緊緊地貼在身上，就好像一層美麗的皮。有的人爲了顯得腰細，裡面還用腰封把腰部箍得緊緊的。後來不知怎的，街上幾乎看不見旗袍了。只有在隆重的豪華的場合才有。一九八二年回到香港，滿街都是燈籠褲，變變幹幹的也穿，遇着就像一把圓扇，後來又興重重疊疊，後來又是東一片，一西片的「乞丐裝」，後來就是阿城說的「布口袋」了。

尚京專欄

情詩一束

又一次
我們在風暴中
航行
人人都已歇息了
所有的船
都擠入了
避風之港
為什麼
我們不怕危險
你不怕
我也不怕
你說
是因為我們是
兩顆心加在一起
兩個意志併成一個

洛美

在風暴中航行

過到得沒當

不久前搬家，很爲那些書籍、雜誌、資料與瑣碎的雜物傷腦筋。這些東西必然是越儲越多，又捨不得丟棄。

有朋友打趣說：「就大方點丟掉些吧！當你想到來時沒什麼帶來，去時不能帶走什麼，就不會捨不得了。」

的確，如果能從這個角度想問題，不會有什麼捨不得的東西。

而每個人都能這樣想，世界也就沒有戰爭了。

問題却是，人們總是不肯放棄已得的東西，即而在愛情、婚姻問題上，何嘗不如此。

一個你不會得到過的人，即使她與人相戀，他另娶她人，你也不會太難過，可是，若是你的愛人移情別戀，你的配偶要與你離婚，你就會受不了。

有些人那會因此而採取不智的行動。

於是，在這情形之下，也不妨從那個角度來想：就當是從來沒想到過，那麼，如今也不是失去，那算得什麼？

八面玲瓏

薛后

黃菊

菊黃、蟹壯、三蛇肥，這時節總令人聯想起菊花。賞菊、吃蟹、嘗花雕酒，古人認爲一大樂事，今人或許有這般雅興，但難求意境的完美，蟹和酒易得，滿園黃菊的環境難有，在室內清供幾株，已算有點雅意。

多年前，被譽爲「菊藝之鄉」的小欖曾爲香港的「菊展」提供過二千多盆，花的姿采多，觀賞的人紛至沓來，這盛況至今難忘。特別是其中的一些珍品，如被稱「巨無霸」的新品種「白蓮獎」，一朵花的直徑足三十公分；如有「菊王」稱的「紫牡丹」，它的出澤沒有別的顏色能媲美；又如那擁簇二千多朵花的大立菊，都令人久久難于忘懷。

我寄居石岐時專誠跑過小欖，一九七三處是芬香襲人。

小欖菊展是世界聞名的盛事。七三年的那次，名爲「小型菊展會」，但一切都「大」，展品三千多盆，參觀者有一百多萬，單由港澳及海外來的就有二萬多人。

菊可賞，也可吃。現在我們吃蛇羹，總愛拌以菊花瓣，檸檬葉和薄脆。

菊花釀酒、入饌，古已有之，我在石岐時，特別喜歡吃土產的「菊花玉（肉）」，美味之至。

醒目

變焦眼

魯菲士

匠稿與家作

世界上以賣文人數之多的地區，香港可列入健力士大全，因爲香港報章刊物之多，屬於世界之最，而且，還有不少人的文章跨境刊出，歐美、東南亞的報章，就有不少小說、散文是香港人寫的。

如果寫一篇文章在報章或刊物上發表便是作家，那香港作家之多，恐怕也是世界之最。

不過，在下的觀念有所不同，即如在下之無文，連作者這個名字也感到汗顏，如果一定要給予一個名稱的話，那只能是稿匠。

在下由青少年時代起即對作家敬仰，不過，能夠被目爲作家的，他們的作品必須有一定內涵，最起碼的是文章中沒有別字，能激勵人心，讀念具普遍眞理，本身有一定學問，作品受到人們普遍的歡迎……等等。

只是，我們這裡的朋友可能觀念不同，出一兩本書，便自稱爲作家，如果別人稱呼倒沒關係，奇怪的是在他們的文章中，大言炎炎的自稱作家，難免令人側目。只是這些作家的作品中，有些別字連篇，不忍卒睹。

大塊小品

晚板

秋色

九月三十日晚，石灣舉行了十年一度的「石灣秋色賽會」，萬人空巷，十分壯觀。石灣是佛山一條鄉村，「佛山秋色」，馳譽數百年，每逢舉行，各地人士亦不遠而來一觀盛況。「佛山秋色」賽會，其實是一個盛大的民間藝術精華展覽。除各種「瓢色」、各種橙色，還有「像眞」精品，如一席九大簋，一担塘虱魚，幾籮時果及蔬菜等，應一個佛山秋色展覽會，所以得知其詳。

佛山秋色，據說始自明朝永樂年間，至今已有五百多年歷史。佛山乃四大鎭之一，「嶺南雜記」說：「佛山鎭，天下商賈聚焉，百貨駢集，會城不及一也。」

他材料製成，如塘虱魚就是用涼粉作原料製成。

廿多年前我在啓德遊樂場主辦過泥塑、紙紮及其德遊樂場主辦過「佛山秋色展覽會」，其實皆由

八阿

物港人港

結果與定論

布政司霍德先生反駁那些批評民意調查機構報告書的人，是因爲報告書結果和們們的看法不同之故。這無異是給八八直選派一記悶棍。

陳老板似乎認爲布政司已肯定了工商界的意見，他道：「霍德是港府第二號人物，他雖然口說對政制檢討無定論，現在民意處報告書已發表，他認爲報告書是十分公正的、非常全面的、詳盡的，換言之，他已把報告書的結果爲結論啦！」

循序漸進的，銜接基本法的，所以陳老板對民意處報告書的結果感到釋重負，聽了布政司霍德先生的談話之後，更覺安心。

勝叔和炳叔這兩位長運行友說，他們細讀了報告書，發覺報告書內容的確很全面，很詳盡。顯非港府政檢原意直選問題爭論，顯非港府政檢原意

本港工商界大多數是贊成直選須

狗孖嘰

本港的街道名稱，有不少是奇趣得令人難以想像的，例如，皇后大道西之中，有一小段路，人們不稱之爲「大道西」，而稱之爲「狗孖嘰」。老香港對於這個地方，都十分熟悉，耳熟能詳。但青少年們可能就不知道這個地方了。

地方名異之怪異者，大都不會涉及「粗口」或「性本善」，那方面，如「老虎岩」、「掃墓坪」、「吊頸嶺」，名稱雖怪，但一本正經也。但是，「狗孖嘰」則太過粗鄙了，在女界面前，簡直不便啓齒。不知是誰人如此放肆，竟把這片地方稱爲「狗孖嘰」。

查「狗孖嘰」一語，省港澳人士無不知之，那是指狗公與狗雌性交之後的狀態。狗是畜牲，牠們性交是不擇場地，不分時候的，隨時在當街當巷進行。故有人把當衆示愛的人稱爲「狗男女」，即此意也。狗公與狗雌性交之後，由於生理結構關係，牠們的生殖器仍緊緊扣住，不能分離。於是就形成屁股對屁股，一隻狗一隻狗頭在西，八條腿在街上橫行人們就稱這是「狗孖嘰」。每逢遇上出現這種情景，大丈夫若無動於衷，也許成屁股對屁股，